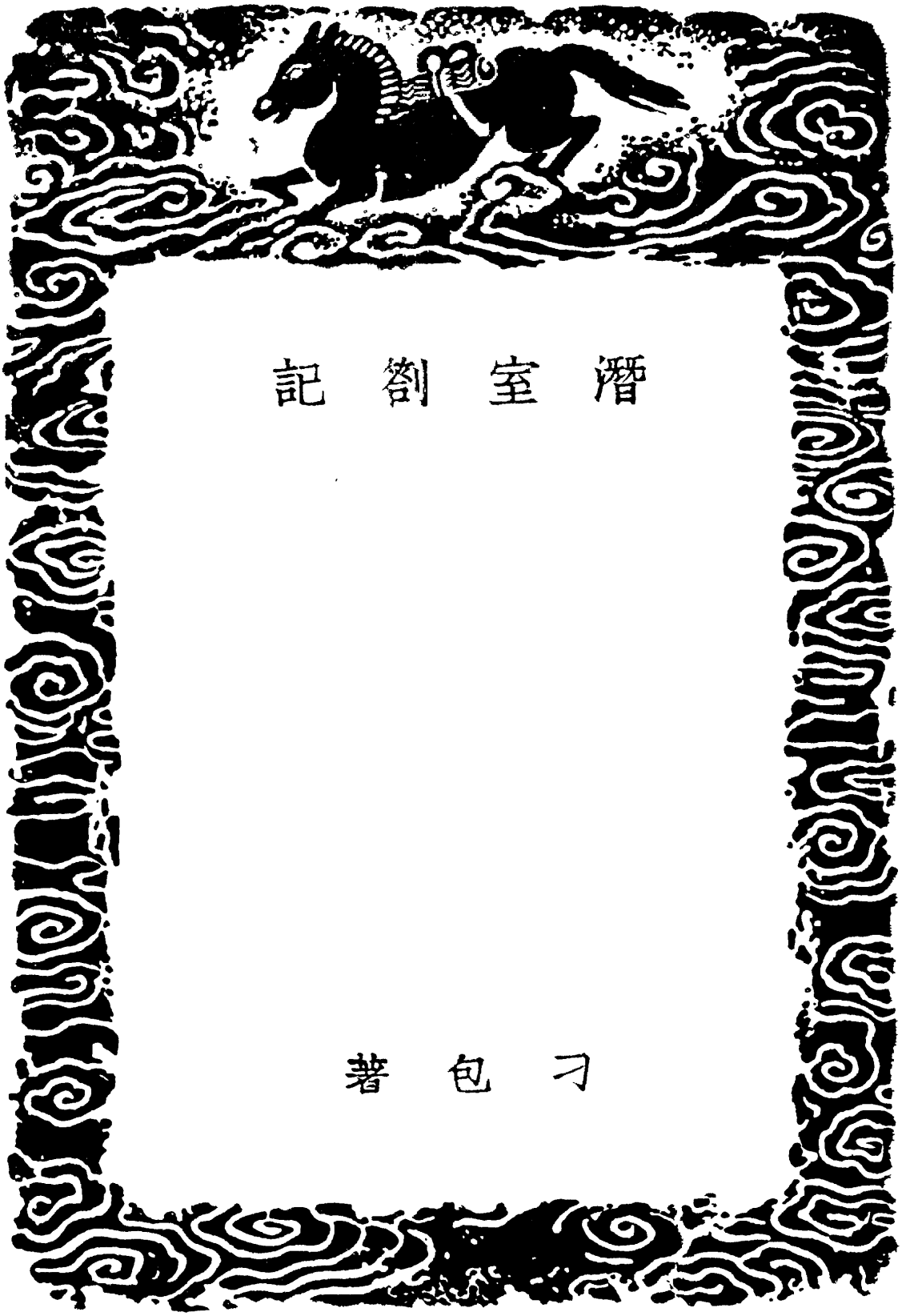
潛室劄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潛室劄記

刁包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潛室劄記

潛室劄記序

先王父於鄉薦後淡營求謝仕進惟以著述自娛治身心性命事天根月窟探討有底蘊淺學者逡巡門外焉不肖承祖輩幼服家訓頗知篤志力於行趨庭聞詩禮時見先大人手錄遺書悉先王父明心性翼經傳爲理學家沿源泝流語學醇於韓董功茂於程朱所揚其粃而醨其粕者非僅象山陽明諸人已也劄記一書又係先王父於順積樓側構潛室勵學廿年凡有所得悉撮誌之粹詞溫語片玉含輝偶句雋言寸金肆彩要其大旨大抵爲讀書君子修身心謀理道之一助其喚醒愚蒙處又不啻清夜弘鐘醒人迷夢凡有一綫天聰閱是書未有不竦然知警惕惕焉謹人禽之別者豈果駭世俗之說乎亦至理不沒於人心耳歲乙巳承祖奉簡命特授上元邑邑金陵首善區也其中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得者不乏人間以先王父諸著述相商質咸知所許可方幸書人梓匠萃處都城不難悉所有刊之爲寗岑增光奈蕭然琴鶴外無餘物清貧視家居如一安所得梨棗資爲先人著作費不獲已僅以潛室劄記上下二卷付之梓爲其廉於價省於工也然而先王父梯航後學之苦心諒可於此一書窺大槩矣竊思士君子從事簡編儼然自命爲儒者乃於理蘊中未知鉤索內之不能爲一己立心外之不知爲萬物立命徒以雕蟲小技弋取浮名一旦紆青垂紫茫然不問利濟經綸從何措手豈不爲儒林中一大罪人爲天地間一大頑物承祖不敏素疏拓於世故祇知澹泊自甘凡所措置一惟以天地祖宗鑒臨爲念務炯炯然不昧此靈

明。坦坦焉祛羞於衮影已焉。其有得於是書之指引。與無得於是書之陶鎔。均未敢自知。今以往。益自以弗肯堂、弗肯播。墜我家聲。恧焉滋懼云爾。孫男承祖敬識。

潛室劄記卷上

孔子天地也朱子日月也二程子嗣天地而開日月之先者也非天地則日月無安頓處非日月則天地亦何以燦然於天下萬世哉

今之學道者須自梁溪登考亭自考亭登尼山纔不差卻路徑

仁義禮智之德配乎元亨利貞故曰天德教養刑賞之道根乎仁義禮智故曰王道

遠而言之天下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須是件件處置停妥纔了卻一身事情奈權柄不到手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近而言之一家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仔細檢點起來大段不可人意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然而委之權柄不到手可乎

若立朝須是要做直臣若牧民須是要做循吏今居家鄉卻不曾感動的一人雖日夜爲學果何用

春秋於魯君見弒只書公薨箇中用意甚妙胡傳可謂傳神再取孔子對陳司敗一章兩相參看其意愈覺分明而聖人氣象亦從此見得程子曰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聖人之氣象我輩從此處玩味起來然後推之以及其餘則幾矣

學者須是小心把心來收斂在方寸間不著馳騖了些子是謂小心否則大又須是大心把天地萬物都

匯歸在心裏。不著遮蔽了些子。是謂大心。否則小。心未有不小而能大者也。亦未有不大而能小者也。

言欲謹。以不及人之過失爲第一義。不非其大夫。尤爲緊要。

視時心在目上。聽時心在耳上。言時心在口上。動時心在幾上。不視、不聽、不言、不動。心只在心上。如是則四者一一合禮。而無非幾之可乘矣。或曰。心爲主。而四者奉命焉。不亦可乎。曰。此用力而自然之事也。夫我則不能。

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也。余極佩服此言。涇陽顧先生又續以一言曰。小學、近思錄之階梯也。善哉。此當與朱子之言。並炳日星。學者不可只作尋常話頭看過。

或曰。心如何只在心上。曰。須用書册收攝他。或做文寫字亦好。若一意把捉。究竟無用。

顧涇陽推朱子三大功而不及集註。非也。余謂朱子之功。當推集註爲第一。小學近思錄次之。綱目又次之。太極圖西銘註解。直與三大功鼎立。未易軒輊也。

天不崩地不裂。人道不至滅絕者。六經四子之力也。惜也。有其名而未有其實耳。若實能有六經四子。則小學近思錄綱目。一時並興。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

人不知而不慍。未能也。以慍爲忿而懲之。久之。漸覺心曠。則不慍矣。不見是而無悶。未能也。以悶爲己而克之。久之。漸覺神怡。則無悶矣。

涇陽先生既知朱子表章太極爲元功。則子靜力詆無極。比諸老氏。可不謂過乎。既知朱子與孔子同爲

萬世師。直配享孔廟。則陽明誣以支離。比諸楊墨。可不謂過乎。明於朱子之功。陸王之過。然後正閏異同之辨。可得而言矣。

涇陽先生曰。性卽理也。恐人誣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卽理也。恐人誣認血氣之心爲心也。余請續以一言曰。天卽理也。恐人誣認形氣之天爲天也。

涇陽引南華經。直與虞書人心道心二語並稱。是何道理。甚哉言不可不愼也。

古之人雖卓爾自立。尙不肯輕以權許之。今之人往往以不能立爲權。視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抑又下矣。

一時行止。千秋榮辱。如之何其可忽也。曰。若是其重與。曰殆有甚焉。聖狂之界。人禽之關也。

無欲之謂靜。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此吾儒之所謂無異乎二氏之無矣。

周元公似顏子。請從純粹處學之。張明公似曾子。請從艱苦處學之。程純公似子思。請從精微處學之。程正公似孟子。請從嚴毅處學之。

純粹、和平、整齊、嚴肅八字。一時不可忘卻。

許魯齋於小學一書。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余於近思錄亦然。

性者。志學之源頭也。源頭不了。當學從何處著力。故涇陽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學者。盡性之路頭也。路頭不眞。正性從何處得力。故涇陽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此句從近思錄第一卷悟來。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此句從近思錄第二卷悟來。文章之士。自謂力學而不可與言學。以其未嘗知性也。佛老之家。自謂見性而不可與言性。以其未嘗知學也。

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惟孔子足以當之。元公然乎哉。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惟孟子足以當之。文成然乎哉。規模有大小。識見有偏全。平心衡量。當自得之。涇陽之言其過矣。

顧季時在儀部。擬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廟。誠爲快舉。惟是二程不與焉。則非余之所敢知矣。此疏雖上。度不能行。以其別二程於周朱。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也。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正公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遠處。自有淺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的。善哉言乎。可謂萬世讀四子之法程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自是爲世間一等含糊鶻突人下藥。閱周海門語錄云。突然說起。旨元機峻。待人領略後來。孟子之思濂溪之壽。延平之觀。皆是如之何如之何者處。嗚呼。是非所謂近處強要鑿教深遠者耶。如此看書。孔孟之言。盡成懸幻。使後學茫無著眼處。其爲吾道之蠹。豈淺鮮哉。

獨對時能無胡思亂想否。其禦之。禦之、當如禦寇。共對時能無胡言亂語否。其防之。防之、當如防川。雖然禦其外矣。而無以清其內。防其流矣。而無以杜其源。恐禦寇防川。亦徒勞罔功耳。

純公云。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予也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

僞盡知之矣可謂從這裏一過而學不加進德業無聞熟與否每引古鏡一照殊覺面目難施涇陽謂二程未足以盡元公過矣明道之去孔子及顏孟千有餘歲也而描寫其氣象各各如畫豈其越數代如同室者於元公反覿面而失之乎必不然矣叔子之識不減伯子其亦可類推而知也夫念臺劉先生爲儒醇乎其醇者也考其語類亦襲無善之說所謂習矣而不察焉非歟高顧馮諸君子生平同心一德相與講明斯道其於無善之說蓋嘗深非而力斥之矣豈其未之前聞耶抑胸有成見雖言猶在耳而不之信耶此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讀太極圖識性之原焉讀西銘識性之量焉讀定性書識性之體焉讀顏子好學論識性之所以復焉讀敬齋箴識性之所以養焉自孔孟歿而聖學晦上下千四百年無見性者是以無見道者至五篇文字出然後天之所以命人與人之所以合天者一一描出而無復餘蘊使學者確然有所持循矣

渾身是性刻刻要復他滿目是易件件要用他不見易不可與言性不見性不可與言易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王介甫之政事也眞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不得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王龍溪之道學也上下二王其有殊途同歸者耶嗟乎介甫之政事僅足以禍宋龍溪之道學且將貽禍於天下萬世言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哉

朱子之教學者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景逸先生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余不揣又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與禪學之寂滅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殆讀書以考所思之要

與俗學之記誦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罔。然則孔朱之教。豈有異指耶。陽明願學孔子者也。而力詆朱。吾不知之矣。

所謂學者。性焉而已矣。所謂性者。理焉而已矣。窮理以盡性。然後爲學。

釋氏以心爲性。老子以氣爲性。衆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其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故心爲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爲配義與道之氣。以性攝情。故情爲胞民與物之情。

欲爲儒宗者。宗朱而已矣。宗朱所以宗孔也。銳意宗孔。而不宗朱。非眞能宗孔者也。

讀曲禮上下。而不能修身者。吾不謂之學禮也。讀周召二南。而不能齊家者。吾不謂之學詩也。讀堯舜二典。而不能治國者。吾不謂之學書也。

吾日三省吾身。心有妄想與否。言有妄發與否。事有妄做與否。

孔明、曾子、大賢也。孔明臥隆中。非三聘不出。既而魚水投歡。鞠躬盡瘁。惓惓乎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爲念。看他是何等胸次。曾子一生強勉。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卒傳大學十義。以惠天下後世。原其得力處。要在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三句。看他是何等功夫。

曾子天分未能大過人。而潛心聖道。喫盡多少辛苦。纔了悟到一貫處。有志聖學者。三道以學其容貌、辭氣、顏色。三省以學其謀人、交友、傳師。養志以學其事親。敬身以學其全父母之遺體。直養自反之縮。以學其大勇。繩趨矩步。何多讓焉。

知愛知敬自然之良知也須以推廣爲致知食知色人欲之良知也須以節檢爲致良知同而所以致之者異不可不察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以此爲良知是也然而舜之父母應何如愛閔子之父母應何如愛申生伯奇之父母應何如愛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孝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孝何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爲良知是也然而周公之兄弟應何如敬司馬牛之兄弟應何如敬公子仮公子壽之兄弟應何如敬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友或爲賢人之友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友何也舜與周公皆明於庶物者也閔子司馬牛則得聖賢爲師友夙嫻格物之訓者也若申生伯奇公子仮公子壽則無師無友而不學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者也假使四人者與閔子司馬牛同門豈至身陷大惡也哉格物不格物之相去遠矣

志孔明之所志當從二表志去學曾子之所學當從十傳學來

聖人教人只說下學人事而天理自在其中二氏專言上達天理而不及人事天下豈有人事外之天理哉

聖賢之書原爲天下後世謀身心也而天下後世讀聖賢書者只取以資其筆舌與身心全無干涉辜負垂訓立教之意多矣

四書者吾人之布帛粟菽不可一日無者也使非考亭爲之註誰知其爲古今第一要典也雖然考亭註

四書蓋欲使字字句句皆可見諸行也今之學者類言遵朱矣遵之訓詁而爲文非遵之以步趨而爲人也然則四書之行於世爲古今第一要典亦徒以其名焉云爾有能信其爲布帛而衣被之信其爲菽粟而飲食之者乎我未之見也

自古言治道者莫備於書縱意不遑聲色不殖貨利兩言其源本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兩言其樞要也明乎四言而力行之其於治道也何有

敬之一字千古傳心之要典也其說詳於書而著於禮余謂易與詩亦然何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三百八十四爻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以直內敬愼不敗皆此義也雅之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三百篇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之敬之於緝熙敬止皆此義也若曰詳於書禮而略於易詩當不其然

君子亦未嘗無利心但名節念重是以舍利而卽義蓋所見分明故所守牢固也小人亦未嘗無義心但身家念重是以舍義而卽利蓋所見含糊而所守濡忍也（此言君子小人義利之心）

君子以道義爲性而正其情小人以貨利爲情而傷其性君子之心不勝其小而器量函蓋一世小人之心不勝其大而志意拘守一膜

君子時時戒愼惟恐有拂於天理小人事事張皇惟恐有拂於人欲

在人身上都有一箇太極聖人全焉賢人勉焉若愚者則冒昧而不知爲何物矣

朱子曰太極圖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縮意伏羲一畫原是直的直則無回曲古若今萬物萬事都貫徹的去未有遺乎其內者也撒開了教長一畫便是圓的圓則無賸漏古若今萬物萬事都包括的去未有遺乎其內者也直的也是這一畫圓的也是這一畫非有兩畫也離陰陽無所謂太極也離太極亦無所謂陰陽不卽不離之間太極在焉此朱子說太極最喫緊處我輩正不必向古聖問太極也冥心而會之反身而求之躍躍參前矣

只是一箇太極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無之而不在也晝夜存養晝夜省察但使此心無時不在腔子裏則心爲太極之心但使此身無處不在天理上則身爲太極之身身心渾然一太極眞與天地合德矣

論學便是要明理格物之謂也論治便須識體修身之謂也格物者以知心知性爲先務心卽理也性卽理也明乎心性而後可以言明理也修身者以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爲要圖暴慢鄙倍遠而信近出身加民者有其本矣治道所由立治法所由施也

陽明師弟動云顏子沒而聖學亡夫顏子沒而聖人之學在曾子曾子沒而聖人之學在子思子思沒而聖人之學在孟子胡爲其亡也

文公說書以理會聖人立言之旨爲主卽偶有不合聖人之旨處卻無不合聖人之理處文成及慈湖、龍溪諸公往往不得聖人之理又安望其得聖人之旨哉

存心謹言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定其心而後語。

孔孟之道。至程朱而明。程朱之道。至文成而晦。學者有志斯道。須去其所以晦程朱者。而後得其所以明孔孟者。不然含糊兩可。終無入處。

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告顏子。此虞庭十六字嫡傳也。克己者。克去其人心也。復禮者。復還其道心也。人心克而道心復。則無不精無不一也。惟精惟一。是仁者純粹不雜。貞固不貳之本體也。允執厥中。執此而已矣。

或曰。聖人不輕言心。惟自敍其所學。曰從心。嘉顏子之不違仁。曰其心。此外無聞焉。曰聖人不輕言心。善觀聖人之言者。所言無非心也。試以子張問行一言觀之。言忠信以心言也。行篤敬以心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見其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見其心於衡也。夫然後行州里蠻貊。莫不見吾心也。若夫言不忠信。則違其心而言矣。行不篤敬。則肆其心而行矣。聖人不輕言心。而所言無非心。善觀者。盍觸類通之。

只見自家不是。不見他人不是。君子也。只見他人不是。不見自家不是。小人也。

嘗試反之一己。心者。身之天也。身者。心之地也。心載身。身載心。一己之天地也。心正而身修。一己之天地位也。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一己之萬物也。內而七情各當其則。外而九竅各舉其職。一己之萬物育也。嘗試近觀一家。有嚴君焉。有慈母焉。一家之天地也。膝下承歡。父母其順。一家之天地位也。自兄弟、妻子、奴

婢.以及堂室、田園、禽獸、花木、諸般器用之類.一家之萬物也.一切偕之大道.莫不有以盡其性.協其情.而時措咸宜.一家之萬物育也.我輩有志聖賢之道.正從此處見得.若曰位天地育萬物.非吾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日知其所亡.格物也.月無忘其所能.物格也.可謂好學也已.可謂格物而物格也已.

格物者.多學而識.物格者.一以貫之.

天地正氣.大率爲利名二字壞盡.反躬內省.果此一無繫累.纔是眞丈夫.

以心發言.言斯不妄矣.以言印心.心斯不放矣.二者交攝互益.易謂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者.俱於斯焉得之矣.

張子曰.學至不尤人.學之至也.辭子曰.學至不責人.則其德進矣.不尤人又何責人之有.不責人又何尤人之有.文清之言.原本橫渠.吾輩讀之.竊以自愧.又竊以自勉也.

子謂顏淵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正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胸中饒有自得處.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非甘心枯寂一流也.

吾心時時要整齊.不敢些子怠慢.這便是禮.吾心時時要和平.不敢些子躁戾.這便是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與哉.禮樂不可斯須去心也.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這時時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梁溪先生曰.安頓二字

大有害。儒者不徹性由此。信然哉。蓋安頓工夫。於本體自然處。尙隔一層。是以梁溪云云。然在初學者。似亦無妨。先生不云乎。初入之心。妄念膠結。若不安頓。如何便會渾合。或勉強而行之。須索如此。

孔顏之樂有二種。胸中無物則樂。胸中有得則樂。惟無物而後能有得。惟有得而後能無物。二者相因。而其爲受用也。則一而已矣。

泰州輩厭薄聞見。至謂六經亦可廢。何異於舍布帛而求其煖。舍菽粟而求其飽乎。其不至於凍餒而殞命者幾希。知仁勇三達德。缺一不可。何也。人而不知。是非當前。一切判斷不開。這是混帳人。而不仁。私欲滿腔。視同體如胡越。定要刻薄起來。人而不勇。終日委靡。沒箇希聖希賢的志氣。如何會長進。大都這三德。原是天與我的。少了一件。便把那兩件也連累了。豈不是德之賊。豈不辜負在天地間做箇人。

博我以文。從性之著見處誘之也。以言乎遠。則不禦也。約我以禮。從性之凝固處誘之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此孔子所以教。而顏子所以學也。

天下之治也。理教昌明。爲君子者在上位。爲小人者在下位。小人恥其下。而以功名矢志。亦將勉力爲君子。天下之亂也。理教晦昧。爲小人者在上位。爲君子者在下位。君子恥其下。而以富貴動心。亦將失身爲小人。

君子之富貴。所以崇廣德業也。故孜孜焉進修而不足。小人之富貴。所以跨躍閭里也。故盈盈焉溫飽而有餘。

樂經吾不得而見之矣。故六經虛其一而稱五。此六經一大缺典也。雖然。有四子之書在。粹然自成一家。合而成六。誰曰不宜。後儒又從而附益之。至有十三經。於是乎加多矣。竊意孝經而外。若左氏。若公羊。若穀梁。若爾雅。恐俱不得以經名也。甚至二氏之書。紛見迭出。儼然以經自居。其爲僭竊也甚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朝廷之名器且然。而況於聖賢之名器乎。聲其僭竊。一舉而改正之。伊誰之任與。文清先生曰。大聖人作。予將有厚望焉。

論人於戰國。吾必以魯仲連爲巨擘焉。仲連之辭富貴甘貧賤也。曰輕世肆志。此四字者。如何當的他起。假使權柄到手。恐誤天下蒼生矣。嗚呼。不知學之弊至此哉。

朱子立主敬三法。高子從而先後之。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總之。以伊川整齊嚴肅爲入門。整齊嚴肅。從衣冠瞻視上見得。功夫似在外面。而其實則本之於心也。何也。整者。此心無敢散亂也。齊者。此心無敢參差也。尊者。此心無敢寬放也。肅者。此心無敢怠慢也。分之則四。合之則一而已矣。所謂敬也。上蔡之惺惺和靖之收斂。一以貫之矣。

吾於高子遺書。尊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吾師乎。吾師乎。由孔子而來。見而知之者。得四人焉。顏、曾、思、孟、是也。聞而知之者。得五人焉。周、程、張、朱、是也。以聞知上遡見知。使孔子之道。燦然復明於世者。於今又得高子其人。故予嘗有語云。早歲服膺惟庭訓。晚年北面在梁溪。蓋不忘此身生成所自也。

老子陰符經。從未睹全書。只於薛子讀書錄中。得其一二。薛子述程子之言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卻不

雜。及閱之雜甚。且多怪誕不經之語。如以仁義禮智信爲五賊。及天地萬物之盜之類。是何話說。薛子錄之。殊不可曉。

孔子以四勿教顏子。而老子言三勿。曰耳、目、口、天下之三要也。此其言之近理者。惟是少卻一物。所動一差。並視、聽、言、亦未能皆合於理矣。烏所語於克己之功乎。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成己之惡。此言是身心良劑。我輩宜時時刻刻服之。

薛子曰。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余曰。一時之怒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薛文清極力推許魯齋。猶王文成極力推陸象山也。各以其學之所近者言之。故見踰而不見瑕。畢竟是格物未到至極處。

人心惟危。則道心惟安矣。道心惟微。則人心惟顯矣。顯者省察而自克之。安者優游而自得之。則人心皆道心。渾然爲一。無所分別矣。

文清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也。是卽感而通天下之故也。予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豈非爲寂然不動傳神乎。合孟子一節。恰好是繫辭兩句之義。

養氣者。自無暴其氣始。然必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而後可。言無暴何也。喜怒哀樂。氣之驗也。

言語輕浮淺露。無涵蓄。躁率急遽。無倫序。皆所以暴其氣也。養氣者。須沈潛和緩始得。

文清先生曰。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爲身謀也。余謂不特事君爲然。雖隱居鄉里。視天下猶一身。非

爲家謀也。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儒有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余謂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便是理不明。豈特失平易之意哉。

漢末諸賢。天資甚高。極力砥躬礪行。但於道學一路。未有理會處。故不免淪胥以亡。惜哉。若使得程朱爲師友。或免於難。其所以進德修業者。度亦不至如當年而遂已也。

梁溪之於河津。猶顏子之於曾子也。

梁溪先生課程。每夜臥不解衣。乍醒即起。余未能也。解衣而臥。纔醒。便默記一日所讀之書。或思索義理。有所得。即於次日記之。覺得此心在腔子裏。但不能常耳。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蔡文莊先生四書蒙引。纔是聖門格物功夫。卓絕諸儒。孰得而加諸。

一念不妄起。一言不妄發。一事不妄做。一人不妄與。書此甫畢。閱讀書錄。文清先生語云。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與予中間二句全合。此心之同然如此哉。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余謂人性上不容減一物。仁義禮智天理也。富貴功名人欲也。仁義禮智中稍以富貴功名之念參之。天理流爲人欲。富貴功名中純以仁義禮智之意行之。人欲轉爲天理。幾善惡都從念頭上見得。念頭纔動。使須查考。某是善。即引伸之。使日長。某是惡。即遏絕之。使日消。所謂知幾之學也。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余引伸之曰。無教逸欲有家。無教逸欲有身。

無輕日用惟難。無安屋漏惟危。

人皆知奉承此身。而不知奉承此心。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衣服飲食器用玩好之類。皆所以奉承此身也。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手足不敢妄持行。懍懍焉如對上帝。如臨師保。皆所以奉承此心也。奉承此心者無不至。則不宮室而美。不妻妾而歡。不膏粱而腴。不文繡而華。不彝鼎金玉而隨取輒給。凡所以奉承此身者。無不至矣。

人之吉與凶。徵諸言。躁其言。人未有能吉者也。言之訒與否。徵諸氣。暴其氣。言未有能訒者也。

文清曰。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余謂性也者。其大學之樞紐也與。豈特大學然哉。自論語、中庸、孟子。以遍觀六經而盡識。皆此物此志也。

文清曰。顏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爲仁之意。余曰。愚不知也。有以砭之則知矣。東銘一篇。皆勉人爲知之意。

文清曰。人之動靜語默寤寐皆易也。嘗試反躬而求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寤一寐。其對待之易乎。所謂交易爲體也。動而靜。靜而動。語而默。默而語。寤而寐。寐而寤。循環無端。其流行之易乎。所謂變易爲用也。動靜必以禮。語默必以義。寤寐必以敬。則太極之理。眞實在我。而渾身於是乎見易矣。

允執厥中一言。萬世心學之宗。亦萬世經學之宗也。如易只是要剛柔得中。書只是要政事得中。詩只是要性情得中。禮只是要名分得中。春秋只是要賞罰得中。中之一字。便該盡五經大義矣。

永樂二年。饒州處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息邪說。放淫辭。此三代後王者第一盛舉。有功吾道大矣。爾公張氏。獨微示不滿之意。且惓惓焉惜其書之無存也。意者欲自爲地乎。閱其四書大全辨。恐亦有拾友季餘唾處。

秦焚詩書。學問一道掃地矣。繼以漢高嫚罵。故開國之初。知學者絕少。歷文景間。文學之士。始稍稍出。賈誼之文。博大昌明。而或失則浮。鼂錯之文。典雅精練。而或失則刻。以言乎知道均未也。至董子出。然後知道之大原出於天。繩說性。繩說命。是吾道一大開山也。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董子之學。度越諸子處。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咸絕其道。勿使並進。是董子之教。度越諸子處。由周迄宋。可與適道者。得三人焉。文清推昌黎。文成推河汾。然河汾以西方之教爲聖人。昌黎以墨翟、臧孫辰、與孔孟並稱。要之醇正不雜。俱遜廣川一席也。

君子修之吉。蔽以戒愼恐懼四字。說的恁地嚴重。小人悖之凶。蔽以放僻邪侈四字。說的恁地醜惡。似乎霄壤懸殊矣。豈知一不戒愼恐懼。便做到放僻邪侈。要免放僻邪侈。須是戒愼恐懼。出此入彼。中間更無站立處。避凶趨吉者。愼之哉。

今人講天文。都在躔度上推算。余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便是孔子的天文。今人講地理。都在疆域上查考。余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便是孔子的地理。把兩大象貫體到身上來。即以贊天地之

化育可也。區區識緯陰陽之術云乎哉。

二氏專言空。吾儒亦豈諱言空。但吾儒所空者欲也。二氏所空者理也。空其欲則人欲淨盡。而天理盎然現前。性命皆歸實地。空其理則枯槁寂滅。生意索然。空而頑矣。然則天理流行。活活潑潑。如何可空。

晝間功夫。在言語上查考。言語不愼密。吾心未有能存者也。夜間功夫。在夢寐上查考。夢寐不眞正。吾心未有能存者也。晝夜孜孜。只是要保護這一箇心。然心不是懸空守的。須要時時讀書。纔得翕聚。書又不是草率讀的。須要時時靜坐。纔得沈潛。靜坐以讀書。讀書以存心。心存而晝間言語。自然愼密。夜間夢寐。自然眞正矣。

梁溪先生言功夫。以擇執二字盡之。曰。無一毫攙和之爲擇。無一毫滲漏之爲執。予今日惟時時刻刻。覺其攙和滲漏而已。如此方是眞功夫。愚謂從功夫覓本體。以心之虛靈二字盡之。無一物塡塞之謂虛。無一物遮蔽之謂靈。予今日惟時時刻刻。覺其塡塞遮蔽而已。不知何日可見本體也。

舍程朱經驗良方。而自製金針。自矜妙訣。律所謂違本方殺人者也。

梁溪先生曰。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而不由程朱。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愚謂程朱之道。至高子而闡明殆盡。學程朱而不由高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

梁溪於端文爲後生。觀其答格物諸書。直舒胸臆。罄所欲言。端文亦欣然受之。不少芥蔕。如此。正見兩公高明光大處。我輩相與。若無這段意思。便不成朋友。併不成學問。

儒者言無物。又言有物何也。無物之物。指人欲言也。梁溪曰。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皆是也。須是克己閑邪。打掃的潔潔淨淨。然後本色豁露。無少汚染。故曰無物。有物之物。指天理言也。白沙曰。靜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端倪者。躍然於方寸。瞭然於日用。不言而喻者也。須是存心養氣。發見的活活潑潑。然後本性凝成。無少滲漏。故曰有物。惟無物所以能有物。惟有物所以能無物。蓋合一而交資也。

性之一字。彷彿似有所見。尙未是眞頭面。惟時時靜坐讀書。以庶幾一日之遇云爾。

易有太極。心有太極。不見吾心之太極。則無以見易也。

尋常思維。將太極來做我身的骨子。則陰陽動靜。必有與時咸宜者矣。梁溪先生卻不然。其言曰。吾輩學問。以藐爾六尺。爲太極作箇骨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余所言。是後天而奉天時。先生所言。直是先天而天弗違。看他何等眼界。何等願力。

梁溪先生曰。惡念易除。雜念難除。今試內省此心。易除者果是除了。難除者。畢竟未之除也。

梁溪述少墟之言曰。內存戒愼恐懼。外守規矩準繩。二語當終身行之。余謂內存戒愼恐懼。便是敬以直內。外守規矩準繩。便是義以方外。終身行同人之言也。與哉。終身行坤之六二也。

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

晝之所讀。夜必思之。夜之所得。晝必書之。晝不讀則夜無所思。夜不思則晝無所書。無所思則正念弛而

私欲生矣。無所書則正功廢而宴安成矣。私欲生於內宴安成於外則身心日汚壞而性命日淪喪。此豈等閑事而可不惕然深省乎。

心也者。一身之主宰也。故從來稱心者必曰君身有五官百骸皆一心之服役也。有臣道焉。心牽於物則紛亂雜擾。不能爲官骸之主宰而心爲昏君。五官百骸各牽於物。則陷溺汨沒。不肯爲心之服役。而五官百骸皆叛臣矣。外以察吾君臣大義何存何亡。不可逃也。吾惟日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者而已。內以察吾君臣至理。惟微惟危。不可忽也。吾惟日盡吾性命之所當爲者而已。

回想向來病痛。正在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人之田原不要芸。我強要芸之。究竟無下手處。是以人之田未必治而己之田荒蕪甚矣。自茲以往。務要把那根莠荊棘一切斬除了。將一片田地修治的潔潔淨淨。布以嘉種。朝夕灌溉滋培。生生不已。萬寶告成。庶不負我祖宗基業耳。

讀書非佔畢。求復吾性焉耳。靜坐非禪定。求見吾性焉爾。性何以復。由失而得也。性何以見。由昧而明也。失而得。昧而明。則氣質變化而天地之性盎然現前矣。

梁溪先生曰。世局如此。正是玉成。不可不知也。信然哉。然非曰知其玉成而遂已也。須將天地間第一件事以隻身挺然擔荷其間。萬萬莫要失了腳。萬萬莫要脫了肩。好好的交與那箇人。方不負彼蒼玉成之意。

文清曰。愛流爲淫。溺仁之過也。余則曰。不仁之過也。蓋淫溺之愛。全是一團私心了。如何說得仁。

以係戀之私恩。而曰待小人女子之道。余曰未然。既曰道矣。豈有係戀。亦豈有私恩乎。治天下者在得人。固矣。余謂治身心亦然。學者屏棄外物。孜孜然用其力於身若心也。非得良朋好友切磋之。有日損無日益矣。無已。姑借憎疾之人。誹謗之口。以自勵可乎。畏其人。察其言。反觀內省。務求改過以自新。彼憎疾而誹謗之者。何必非良朋好友也。

於人也無問貴賤。於事也無問大小。於地也無問明暗。於時也無問久暫。皆當提醒此心。而不敢萌怠慢之意。久之自有得處。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此八字者。不可頃刻忘也。

壽親一舉。而四方垂存。自公卿以至布衣。未識面而來者。指不勝屈也。余不肖。何德以堪之哉。圖報無能。惟有益孜孜於身心性命之學而已。

敬以直內。心乎道也。義以方外。身乎道也。心乎道。道凝其心也。身乎道。道淑其身也。內凝其心。而身益淑。外淑其身。而心益凝。此之謂內外交相養者也。

心以不動爲主者也。而反曰動心。蓋震動其心。使之有所警惕而不敢即安。庶可不淪於冥頑也。性以不忍爲主者也。而反曰忍性。蓋堅忍其性。使之有所創艾而罔敢或易。庶可不囿於氣質也。故孟子曰。增益其所不能。薛子曰。則日新矣。然則動心者。正所以不動其心也。忍性者。正所以不忍其性也。

每日外考吾所言。字字句句。務期核實而後已。實矣。若未能有行焉。雖實言亦虛也。每日內省吾所知。事

事物物務期認眞而後已。眞矣若未能有行焉。雖眞知亦假也。虛者實之。假者眞之。吾其可以日進有功也夫。

我行其野。適當立冬前二日。利於是終。貞於是始矣。仰觀俯察。滿目皆肅殺景象。使人愴然。然天地一團生意。卻都收藏在裏面。翕聚者正其發散者也。專一者正其直遂者也。因而內省吾心。翕聚乎否也。專一乎否也。不翕聚不專一。吾心一團生意。與天地懸隔矣。天道方以利終。而吾心無所謂義。天道方以貞始。而吾心無所謂知。天命之性安在。此不可以不勉也。

梁溪先生曰。財色二字。一落腳便是禽獸。讀之悚然危懼。又曰。聖門之學。主於求仁。人心常收斂。則常仁矣。只此二句。道盡吾輩本體功夫。學者要覓本體。須從此覓。要做功夫。須從此做。

陳惕龍先生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愼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物。一分靜坐。一分讀書。只此一聯。說盡希賢、希聖、希天、功夫。此外若添一件。便覺重複。此中若減一件。便覺欠缺。無添也。無減也。遠而言之。終身畢世。少他不得。近而言之。一時一刻。少他不得。包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每當臨臥時。撫心自問曰。刁包。汝今年五十有八矣。德還不加進。業還不加修。將來作何結果。無乃甘心禽獸矣乎。今日話是如何說。心是如何求。書是如何讀。事是如何應付。逐件查考起來。若一件不着實去做。仰便愧天。俯便怍人。次早清晨。在我先府君。先梁溪夫子前叩頭服罪。務求改過自新。

漢高祖貴爲天子。過趙一箕踞。遂來貫高之謀。幾至殺身亡天下。而況自天子以下者。可不敬與。然則希

賢希聖是此敬。保身保家亦是此敬。

從古聖人未有言格物者。言格物自孔門始。孟子七篇。皆格物之書。而於二字。曾未著解。嗣是而後。千四百十。莊然不知格物爲何事。故雖有絕世文章。絕世德業。而律以聖人之學。槩乎其未有聞也。至程朱出。然後以易窮理二字釋之。或詳爲訓詁。或發爲論議。莫不有以曲盡其義類。雖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又三百餘年。姚江學興。直以爲善去惡四字。了卻此案。而格物之學晦矣。入手一差。便難得手。不百年復生我梁溪先生其人者。首以表章格物爲學。微辭奧義。如日中天。即謂程朱復生可也。即謂孔孟復生可也。噫、吾無間然矣。

無物不有。以性之充塞者言也。無時不然。以性之流行者言也。隨時隨物。莫不有以見吾性焉。斯眞能格物者也。

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茲。不啻不敢含怒。此予三十年前。書壁間以自勉者。近見文清讀書亦錄之。故再記於此。

孔子於易繫辭曰窮理。於大學曰格物。程朱釋格物曰窮理。以夫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故確不可易也。博而言之。萬物有萬物之理。約而言之。一物有一物之理。無鉅細。無精粗。皆有理。則皆在所當格也。心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即理也。故格物者格性。天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天。心也。性也。天也。分言之則三。合言之則渾然一物也。推而極之。上下古今。何莫非此物。則何莫非此理也。故格物者一以貫之。

學聖人者。巧力二字。缺一不可。然必以孔子爲標的。若陽明之力。詆曰。非孔子之力。但其教人處。則未免省力耳。自古無見成聖人。聖人無見成說話。如何要省力。陽明之巧。詆曰非孔子之巧。但其教人處。則未免傷巧耳。大匠必有規矩。羿射必有彀率。如何可傷巧。

湜公大賢也。生平不甚滿孟子。陽明大儒也。生平不甚滿朱子。二者病則一般。

爲人作應付文字。須要滿心奉承他。不是修辭立誠。不是忠信進德。是亦招損一端也。

使汝長孺遊孔子之門。當是子路一流。使陶淵明遊孔子之門。當自曾點一流。

梁溪先生曰。如某人見他極好。與人言之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以是知虛見無益。余讀之爽然自失曰。先生其爲我發蒙乎。夙昔反觀。似有見地。且於先生之言。無不入者。試考躬行內外合一否。奈何安於虛見。不勉勉於實地也。言念及此。無地可容矣。

偶然做的一事。原爲義助起。既而熟思之。卻是大不義所在。名則利人。實則害己。急急回頭。庶無大悔。

日來反觀內省。口內依舊說長道短。讀書依舊操三歇五。應事依舊隨行逐隊。大不長進。急向我父師前叩頭謝罪。萬勿因循。廿此下流也。

先儒云。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祗栗危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性情所發而遂已也。此語原以喻天變。欲人修德正事。反災爲祥也。然謹書屋漏。固可作事親良箴矣。

孔子從心不踰矩之學。只憑一志字做去。故曰。發憤忘食。正見其矢志處。曰。樂以忘憂。正見其適志處。曰

不知老之將至。正見其貞志處。及門中惟以不惰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其志立也。其餘或日至或月至。則所志有間斷矣。

孟子持志。陽明責志。正是頂門一針。後來人或爲物欲牽引。或爲科名汨沒。惜哉。

朱子五歲讀孝經。便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看他是何等志願。

周子說希賢希聖。直說到希天處。莫高於天。故莫高於周子之志。

高子曰。人只有一箇念頭最可畏。卽所謂獨也。又曰。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卽所謂愼獨也。又曰。久之純熟。此箇念頭。都是天理。卽所謂矩也。雖七十方到此地位。其實吾輩纔志學。便奉此以周旋矣。但從心所欲。則究竟未可幾及耳。故曰。吾輩安敢說大話也。

高子曰。所謂收回放心者。纔覺便已。更別無收。說的恁地見成。學者服膺此語。省卻多少氣力。

天之心。不可見。於其生物有常見之。人心常提醒。使生理油然惡可已。則吾之心渾是仁。而心之仁渾是天矣。

高子問答書兩卷。上卷大段言理學。粹然吾性吾命至寶。下卷大段言政事。藹然吾君吾民良劑。至哉言乎。不作一時套語。不作一情面語。不作一假借語。直欲使天下學者。盡躋聖賢之域。天下民生。盡享康阜之樂而後已。自有書柬以來。若先生其弗可及也已。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孔門教學定本也。孟子而後。千四百年。一切從事於詞章訓詁之學。只浮慕得博

我以文半截至約我以禮便茫然矣有宋周、程、張、朱、五夫子出然後推其博文之誘而一意窮理推其約禮之誘而一意居敬舉孔門所謂循循善誘之定本而著明之殆無餘蘊矣又四百年姚江良知直接江西頓悟只堅守得約我以禮半截語及博我以文便以爲影響以爲支離厭棄而不屑道矣幸高子崛起梁溪以五夫子之窮理爲孔門之博文以五夫子之居敬爲孔門之約禮舉濂、洛、關、閩所謂服膺孔門之定本表章而著明之又豈有餘蘊乎夫人而無志於聖賢之道也則已夫人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斷斷乎當從高子入

不讀高子遺書眞是虛過一生

高子曰吾生平不以三公爲榮而以潔淨二字爲願然願學先生者學先生之所願而已先生願潔淨二字豈非合身與心而爲言乎心掛一絲則其心不潔不淨身染一塵則其身不潔不淨一絲不掛一塵不染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舉在吾身心中矣夫然後可與言潔淨矣卽潔淨卽精微內觀吾心易之祕藏也外觀吾身一易之流行也心也身也易也一而已此之謂眞學易此之謂眞學高子

高子曰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反復此言便覺有壁立萬仞氣象然非曰諷詠其言而遂已嘗試進而求之三才在此六尺此六尺者豈不巍然與天地同體乎今夫天終日生地終日成吾於其中生成若何矣今夫天地之生成在一心心有所放失則不生心有所缺欠則不成不生不成則此心頑空矣吾惟孜孜求易簡於乾知坤能強而不息然後可與言生矣

厚而能載。然後可與言成矣。生生成成。卽六尺卽三才也。千古在此一日。此一日者。豈不悠然與古今同運乎。前而古。終日往。後而今。終日來。吾於其中往來若何矣。今夫古今之往來在二氣。而吾心之往來在一心。心有所繫縛則不往。心有所障礙則不來。不往不來。則此心間斷矣。吾惟日孜孜。求符節於先聖後聖。考而不謬。然後可與言往矣。俟而不惑。然後可與言來矣。往往來來。卽一日卽千古也。

仁者人也。人者心也。天下未有離心之仁。則未有離仁之心。故高子曰。心本仁。如日本明。耳本聰。目本明。而失其明焉則瞽。不可以爲目也已。耳本聰。而失其聰焉則聾。不可以爲聰也已。心本仁。而失其仁。則日雖明而心已瞽矣。耳雖聰而心已聾矣。聾瞽之心。尙可以爲心乎哉。不可以爲心。尙可以爲人乎哉。今之人有亡耳亡目者。則已憐之。而人亦共憐之。至於亡心。視亡耳亡目何如。乃已旣瞶然。人亦相視爲固然。其失輕重也抑甚矣。

程子曰。人只爲此形體。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此孔子克己復禮之說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以言乎形體之無所障礙也。無所障礙。則人體卽天體矣。愚曰。人正爲此形體。與天不隔一層。踐卻形體。渾是天也。此孟子形色天性之說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言乎形體之無所虧欠也。無所虧欠。則人體卽天體矣。內省吾身耳目形也。其能明能聰。則耳目之性也。吾惟盡吾聰明之性。而耳目之形踐矣。手足形也。其能恭能重。則手足之性也。吾惟盡吾恭重之性。而手足之形踐矣。外省吾身。父子形也。其有親則父子之性也。吾惟盡吾親之性。而父子之形踐矣。君臣形也。其有義則君臣之性也。吾惟盡吾義

之性。而君臣之形踐矣。兄弟、朋友、夫婦、形也。其有序、有信、有別、則兄弟、朋友、夫婦、之性也。吾惟盡吾序、別、信、之性、而兄弟、朋友、夫婦、之形踐矣。踐其形。然後可與言性也。盡其性。然後可與言形也。天命之謂性。賦性之謂形。踐形之謂人。

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陰陽也。則無一物而非太極。形形色色盈眸而是也。天地間無一事而非陰陽也。則無一事而非太極。巨巨細細盈眸而是也。天地間無一時而非陰陽也。則無一時而非太極。往往來來盈眸而是也。此處放過。便是行不著。習不察。物自物。事自事。時自時。與吾無與也。此處果識得。無一物而非太極。無一物而非心也。無一物而非心。而心有一物濡染。則非太極矣。無一事而非太極。無一事而非心也。無一事而非心。而心有一事繫戀。則非太極矣。無一時而非太極。無一時而非心也。無一時而非心。而心有一時間斷。則非太極矣。無濡染。無繫戀。無間斷之謂心。無濡染、無繫戀、無間斷、之謂太極之無極。吾儒只說太極。太極便無極。故孔子專言之。而周子統言之。非有二也。若二氏只說無極。卻遺了太極。是以談元說妙。都在靜裏尋覓。至於動中紛至雜投。未免厭煩。遂思屏絕事物。不知事物如何屏絕得。惟有一一還他太極本色而已。

一日五件事。曰事母。曰課兒。曰著書。曰謹言。曰省場圃。五件事。都合併一字上去。曰敬。

古今道理。都在四書裏面。故薛文清公曰。四書不可一日不讀。四書道理。都在集註裏面。故愚又曰。集註不可一日不讀。讀集註。所以讀四書也。於集註無所得。而漫言四書。說夢也。於四書無所得。而漫言古今

道理說夢也。

孔子於伯夷曰。古之賢人也。而孟子則以爲聖之清。於柳下惠曰。臧文仲知其賢。而不與立。而孟子則以爲聖之和。周子於伊尹曰大賢也。而孟子則以爲聖之任。豈一人之身。可賢可聖。固若是懸殊耶。非也。賢希聖者也。賢而以大名。則幾幾乎聖矣。是故顏、曾、思、孟俱稱大賢。及其從祀孔廟。一則曰宗聖。一則曰述聖。一則曰亞聖。儼然配孔子而迥異乎十賢。蓋皇帝王以降。聖人不世出。天縱孔子。出類拔萃。古今絕響矣。嗣此以往。或有媲美顏、曾、思、孟者。則天下第一流也。以余觀於周、程、張、朱。殆其人與。五子俱稱大賢。當以四子之例處之。此數百年曠典。而未之舉也。愚嘗從而私擬之曰。周元公見聖。程純公悟聖。程正公修聖。張明公勉聖。朱文公會聖。以此言公諸天下萬世。使學道者知宋五子。卽周四子。孔子而後。此九人者。其弗可幾及也已。

聖人著書。一言一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譬藥之有補有瀉也。在人視脈色而用之。文成法專於瀉。而元氣轉虛。朱子補瀉兼施。爲藥中王道。若之何其廢之。文成學得之象山。朱子所熟聞深知。而不敢教。若曰。天下有高明者。自能得引而不發之蘊。必以敬修維持之。使持循規矩。猶得寡過。非知不及文成也。其慮深於文成也。而目之爲影響。比之於楊墨。其可乎哉。

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孔子開而孟子繼。非開則無以爲繼也。開之之功大於繼。若夫顏子、曾子、子思。則同有功於繼。孔子以來。相傳之道。程子開而朱子繼。非繼則無以爲開也。繼之之功大於開。若夫周子、張子。

則同有功於開。

孔子之後。知言者孟子而已。孟子之後。知言者程朱而已。程朱之後。知言其誰哉。愚謂本乎程朱之言。以致其知者。知言也。背乎程朱之言。以侈其知者。非知言也。如此操券。豈有爽焉者乎。

檢點日用。有兩箇念頭不好。一則曰昏。昏不明也。不明不敬也。敬則不昏。雖愚必明矣。一曰怠。怠不強也。不強不敬也。敬則不怠。雖柔必強也。

心不存。則言不能無妄發。何謹之有。言不謹。則心不能無外馳。何存之有。存心謹言。向來作兩段工夫去做。由今驗之。只是一事。非有二也。

存心時。便以謹言爲心。謹言時。須是存其心而後言。兩者打成一片。久則心無妄作。而發言自然中節矣。天卽理也。此語最盡。嘗試考諸聖賢之言。天命之謂性。命此理也。上天之載。載此理也。顧諟天之明命。顧諟此理也。四時行焉。此理行之也。百物生焉。此理生之也。盡其心。知其性。所以知天也。知此理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此理也。樂天者。樂其理之所以然也。畏天者。畏其理之所當然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昭事此理也。不顯亦臨。奉此理也。無斁亦保。守此理也。日監在茲。不敢一刻昧此理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不敢一刻慢此理也。敬天之怒。無敢戲豫。罔或恣肆於理之中也。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罔或放逸於理之外也。昊天曰明。昊天曰旦。言此理之光昭也。及爾游衍。言此理之充塞也。理之時義大矣哉。舉目見理。舉目見天也。舉步見理。舉步見天也。

潛室劄記卷下

薛子曰.萬物本於天.萬事本於心.余謂天者.萬物之心也.萬物不得天以爲心則不生.心者萬事之天也.萬事不得心以爲天則不成.是故天與心.生育萬物之主宰.而成立萬事之樞紐也.君子以天爲心.卽以心爲天.而造化之理.不出徑寸而得之矣.

以誠敬爲綱.時時提掇的來.以義利公私爲目.時時辨別的去.其庶乎.

晝夜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麼.極力承當.莫要絲毫辜負他.纔好堂堂做箇人.

君子夙夜惕勵.似憂多於樂.須尋孔顏樂處始得.然天下事未有無因而幸獲者也.不歷深山.不探重淵.而欲羅異珍.恣奇玩.我知其難也.矧性命至寶乎.孔子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之憤.玆其所以爲孔之樂也.與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有道味而忘嗜慾.其所以爲顏之樂也.與不憤不苦.悠悠蕩蕩.閑過了日月.而妄希受用.驕語快活.是飽食終日.其與禽獸何異.憤矣苦矣.更有一字訣在.其誠乎.子輿氏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噫.盡之矣.

或欲入山.予曰.吾輩第一座名山.曾尋覓否.或曰未也.果安在.予曰.不在天之下.地之上.其在大學知止一節乎.或曰.何謂也.予曰.定則移易不得.靜則紛擾不得.安則搖撼不得.慮則遮蔽不得.方寸耳.而天地萬物皆備焉.所得不既多乎.好箇地面.儘堪棲息.好箇光景.儘堪把玩.從出父母胞胎來.目便會視.耳便

會聽手便會持足便會行心便會思那一件那一時不依靠他後來成人長大東奔西走或在城市內熱鬧或在廟堂崢轟把絕頂去處輕輕斷送了一時悔恨起來憤勵起來尋箇名師取些好友替我指點路徑我便孜孜皇皇窮日之力須索要到這裏歇脚自下以升高自近以及遠拿住安身立命眞種子雖在紛華靡麗場中漠然無所與其高尙有如斯徹上徹下再隔他不住亙古亙今再崩他不了巖巖乎大觀也哉吾子幸勿舍目前名勝而貿貿迷途也或曰命之也此山不在書本上還在腔子裏予曰然近有語云心到靜處是山林正謂此也

爲蓋世豪傑易爲慊心聖賢難

不富不貴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不道不德難乎質於古之人矣吾將違心易志俛仰於今之世乎抑將砥躬勵行黽勉乎古之人也

智不足以周一身力不足以謀一家庸衆也智僅足以周一身力僅足以謀一家庸衆也然則求免於庸衆果何道而可大之濟天下小之濟一邑視乎分與量用之利蒼生舍之利鄉里因乎勢與時

居則曰我若當某時如何如何我若當某事如何如何旁觀者不之許則拂然怒矣試放下未來提起見在何莫非吾時何莫非吾事乎千瘡百孔茫無下手處驕語亦奚以爲

積金不如積粟積粟不如積德

先儒教人不知幾千萬言請以兩言蔽之順理行將去從天分付來此做人十字訣也做文者不知幾千

萬言。請以兩言蔽之。都是幾箇字。只要會安排。此做文十字訣也。俚而至。約而盡。知言哉。

做好人便是福。做不好人便是禍。幹好事便是吉。幹不好事便是凶。如此說來。繩無弊。若必逐人逐事責報應。恐天道有不靈時。而人反莫之信矣。

開國無以加於周。而曰忠厚。做人無以加於諸葛武侯。而曰謹愼。嗚呼。傳道守身之道。不能復贊一辭矣。

或問守己。曰不昧心。問接物。曰不負心。請益。曰讀書窮理而已矣。

魯論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余下一轉語云。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

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余下一轉語云。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

獨對時。須被服莊敬。日強安肆。日儉二語。共對時。便理會語不妄發四字。

書無難易。無多少。不讀則難。讀則易。讀則少。或讀或不讀。則難則多。讀之又讀。則易則少。

吉凶決諸易。政事取諸書。性情陶諸詩。從違準諸禮。是非決諸春秋。

廉希憲孟子。勝趙普論語。胡廣中庸多矣。

左氏傳春秋。如隔靴搔癢。言之不軌於道也多矣。然其文嚴潔峻整。於以詳二百四十年之行事。弗可廢也。

有經斯有傳。傳者傳也。發明經旨。而傳之天下來世者也。然以口傳經。何若以身傳經。以口傳經。聖人之功臣也。以身傳經。聖人之孝子也。不踐厥孝。而思樹厥功。傳乎不也。不讀易而說道理。不讀春秋而談是

非直捕風捉影耳

聞人之譽而喜喜則驕溢生聞人之毀而怒怒則報復起凡心俗氣此內斷無人品聞人之譽而愧愧則自強聞人之毀而懼懼則自反平心直道就中都是功夫

人以惡言加我我爲弗聞也者而置之人非而我是也豈曰人勝而我負乎若反之則平分其過矣

今有兩人於此其一人焉千金之資是擁其一人焉一節之長足錄無不慕一節而羨千金豈云有目者乎

以言媚人以貌媚人以事媚人以物媚人以文章媚人其媚一也

嘗試反觀內省做不好事固羞做好事亦有時而羞做不好事固怕做好事亦有時而怕羞做不好事怕做不好事是希聖賢的種子這箇念頭須扶助將來羞做好事怕做好事是甘庸衆的源頭這箇念頭須掃除將去

人之所喜我不喜人之所怒我不怒其庶矣乎

以逢迎爲謙光以戇直爲慢侮以豪強爲義氣以忍讓爲怯懦以詐譎爲聰敏以長厚爲糊塗以雷同爲親愛以慷慨爲矯激世俗之見大率然也君子不可以無辨

昔人云亂臣賊子只見君父有不是處嚄危哉然則忠臣孝子只見自己有不是處而已由此推之妻子之不我若也宗族之不我德也交遊之不我信也鄉里之不我服也婢妾臧獲之不我畏不我懷也是皆

無道而處此也。假令有道處此。爾爾乎。書曰。至誠感神。矧玆有苗有苗可感。奚有於同體。奚有於同氣。故謂無不是的父母可也。卽謂無不是人亦可。

漢武帝之父子。宋太宗之兄弟。宋仁宗之夫婦。讀史者到今有遺憾焉。揆厥所自。是誰之過與。趙呂二公。恐當與江充同科矣。

商周間。賴伯夷叔齊兩兄弟。點綴一番。戰國間。賴伍員申包胥兩朋友。點綴一番。不然。世界頑鈍寂寥。吾不欲觀之矣。

孔孟而後。周程而前。醇正不雜者。董子一人而已。韓昌黎、王河汾、不及也。

王汝止。夢裏擎天門頭傳道。狂悖殊甚。既而遊陽明之門。斂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此與呂東萊少時。飲食不好。便敢打碎家事。及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卽渙然冰釋。俱可謂善於變化氣質矣。

坡公光明磊落。間世人傑。只是不認得伊川。可惜可恨。

坡公爲疏論王介甫。一見范公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毀其稿。而連名以進。此與張子之徹虎皮略同。

儒者盛稱子厚大勇。而不及子瞻何與。

君驕臣諂壞社稷。富貴驕貧賤諂。壞風俗。治天下者。必去此二驕二諂。

臥龍子云。親君子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至哉言乎。獨有國之

明訓也哉。我輩做人亦然。

蘇長公云。孔明出師二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余謂駱賓王討武氏一檄。又可與出師二表。相爲表裏。蓋武氏貫天達地之惡。舉世莫可誰何。得此口誅筆伐。差堪吐氣。而成敗論人者。至以叛逆目之。冤矣。王莽有子。秦檜無兒。

神武莫如操。謙恭莫如莽。機智莫如檜。試與較榮華。絜富貴。豈有加於三子者乎。而惡聲穢德。直與天地無極。雖三尺童子知羞之。然則三子認錯念頭。行差路徑。九泉之下。當亦自悔其愚且拙也。

漢高祖譎而不正。宋藝祖正而不譎。

冒錯父。嚴延年母。識見卓越略同。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直也。兄弟之仇。不共國。直也。交遊之仇。不反兵。直也。犯而不校。獨非直也歟哉。直者處之以公心。應之以坦衷。裁決於義道。而無所回屈之謂耳。學者不識直字。橫逆之加。悻悻莫能堪。遂至爭白黑。決雌雄。反借口於尼父之明訓也。善讀書固如是乎。

我輩有大憂問舜。我輩有至樂。問顏子。

學者以私心好惡人。是莫大病痛。這箇念頭不除卻。便不仁了。如何入道。

上陵下安然受之而不以爲意。此天理人情之正也。即以施之平等罔不可者。昔人所謂德量。所謂長者之行。蓋謂斯乎。若夫下陵上亦然。便成厥惡。養厥奸矣。烏可同日語哉。

見君子而不能愛之敬之。披以腹心。交君子而不能親之厚之。結以骨肉。其人惡足以有爲乎。噫。不特此也。卽一念之善。一得之長亦然。

曾師取友二之則不是何也。師而不友。便與木偶共對一般。那討洽處。友而不師。未免走向褻狎怠慢一路去了。欲其進瞑眩之藥。效他山之石。難矣哉。

憲也衣敝履穿。能俾端木氏之裘馬。爽然自失。然則端木非貨殖。便當到顏子地位矣。貨之累人甚矣哉。

我輩要奮勵做古人。定被人嫉惡一番。嫉惡者忌我之如此也。忌其如此。而遂不如此。是降心抑志以媚小人之口也。其可乎。則安得不慄慄危懼。懋勉以圖令終乎。間有錯誤。又被人嗤笑一番。嗤笑者。幸我之如此也。幸其如此。而果如此。便非血性漢子矣。敢頃刻卽安乎。則安得不汲汲愧悔。改過以圖全美乎。

語云。至人無夢。愚人無夢。孔子不夢周公乎。高宗不夢帝賚良弼乎。彼牧人者。衆魚旐旟。又胡爲乎來哉。

無媚骨。無傲氣。小人反是。

子產執政。輿人誦之。得力於鄉校之譏評者居多。噫。非獨執政然也。學者思出乎俗。入乎道。無所往而不爲鄉校焉。是者奉之。非者置之。其亦可以日進有功也夫。

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此今日膏肓之病也。若非抽胎換骨。猛力滌除。不獨學問之玷。行誼之羞。且恐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學者動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予應之曰。自觀人而言。三代以下。敗名喪檢。漠不顧忌者。比比也。果知

好名。定揀好題目去做。亦能進德修業。賢於不顧忌者遠矣。此以恕道教人。廣開爲善之路也。若學者立心制行。須知好名之心是已也。要當好貨好色等病痛。一一驅除。纔會長進。不然枝葉茂本實撥矣。故曰。名者實之賓。務實所以修名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好名所以喪實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雖然。好名不可。避名亦不可。好名者。粧點粉飾之謂也。避名者。躲閃忌諱之謂也。范公不云乎。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我做好事。只要求人說好。此之謂失其本心。我不求人說好。便不做好事。是自暴自棄也。二者病則一般。

語云。道高毀來。德修謗興。此在旁觀則可。若夫當局者不然。爽然內省。自怨自艾曰。毀來還是道不高。謗興還是德不修。

高其聲價以驚人。而不能深藏若虛。慢藏誨盜也。蔡邕之於董卓是也。美其辭以悅人。而不能大朴不雕。冶容誨淫也。揚雄之於王莽是也。

賴天之靈。知到六七分了。顧其行不一二分。頭顱如許。若不萬分努力。只怕一二分蠱壞了。可畏哉。

士君子一言之不愼。一行之不立。一交一遊。一出一處之不軌於正。皆足以蒙不義。而犯大惡。故曰。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一言不愼。齊陳乞之類是也。一行不立。鄭公子歸生之類是也。一交一遊。一出一處。不軌於正。西漢揚雄、杜欽、谷永。東漢蔡邕、荀彧、郭嘉、之類是也。

晦菴論文。右曾子固。左蘇子瞻、噫、過矣。子瞻大將之登壇者也。子固偏裨耳。何敢與之較長短競勝負哉。

有春夏無秋冬不成天地有都俞無吁咈不成君臣
仰事俯育不給於家家之貧也令聞廣譽不施於身身之貧也往古來今不貯於心心之貧也家貧非恥身貧乃恥身貧非恥心貧乃恥或曰心既富矣是亦可以已乎曰未也程子云玩物喪志人不我諒而嘐嘐求白焉過矣閑邪以懋厥德積誠以動厥物他非所知也我有恩於人而惓惓望報市井之心也人有恩於我而泄泄忘報頑冥不靈甚矣處心積慮但知利人不肯爲己圖便宜君子也處心積慮但知利己不肯爲人留地步小人也忍有二曰含忍曰隱忍含忍心不可一刻無無則較長絜短骨肉間亦戈矛矣況儕伍乎隱忍心不可一時有有則嘗試苟安墜坑落塹而不自拔也其終矣夫
目今見古人少或幾幾乎自信也揚揚乎自負也目今見古人多則違心虧行之事層見疊出不啻痾瘵之在身矣嗚呼吾何日而可以不違吾心而可以不虧吾行乎哉
立心要富非也立心要貧亦非也各隨其遇而已矣貧而淡然無求於人富而藹然能益於人兩者皆公行仁義是故君子可以貧可以富小人反是
有心而言言之詐也有心而聽聽之詐也以詐往以詐來相尋於詐而未有已也子輿氏所謂餂之類是也君子不爲餂不容心
首陽兄弟也而以君臣著桃園君臣也而以兄弟傳從其所重也

觀人者。大都以肝膽爲主。生死存沒。不二其心。貴賤貧富。不更其守。幽顯久暫。不移其志。此有肝膽者之爲也。不則反面易心。因時趨利。背義忘恩。而弗之恤也。念人之寒。如我露祖。念人之饑。如我枵腹。念人之冤抑。如我覆盆。念人之屯蒙。如我陷溺。念人之孤寡。如我仳離。此有肝膽者之爲也。不則爾爲爾。我爲我。自雄其貲。自神其智。自席其安。卽顦顇苦顛連滿目。而漠然不一動其心。故曰。觀人者。大都以肝膽爲主。

上負君父。下負鄉里。云如之何。顯愧詩書。幽愧神鬼。云如之何。

申生之志。可爲舜。陳仲子之心。可爲伯夷叔齊。惟是燭理不明。而得與失。遂分霄壤矣。惜哉。李綱之才德勝陳平。宗澤、岳飛之才德勝周勃。惟是遭時不然。而成與敗遂分霄壤矣。噫。古今來如此類者。何可更僕數也。

春秋化工也。非畫筆也。後世卽有能文之士。畫筆耳。烏覩所謂化工乎。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此爲公論。此爲定案。胡氏謂尼父以管仲爲徙義。以召忽爲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諒。噫過矣。尼父恕仲。當不苛忽也。

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我輩深思而熟玩之。與深人言。道德性命之說。畢括此矣。與淺人言。使爲善者有所恃。而爲惡者有所懼。其有裨於心術隱微之地。不既多乎。語上語下。都用得著。此程氏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也。

漢高配呂后。掃興實甚。楚霸王得虞姬。生色良多。

御龍子集中極力訾江陵以風聞爲實錄殊失公平
天下事惟不如人最可恥吾不如一鄉之人吾恥之既而不如一國之人則又恥既而不如天下之人則又恥既而不如千古之人則又恥嗟乎吾恥之吾恥之曷其有極
程傳其至矣乎說易者固有深於程傳者矣或失則鑿固有淺於程傳者矣或失則支深而不鑿淺而不支舍本義其誰與歸
或曰孔門不言靜坐至宋儒始言之曰居處恭非靜坐乎靜坐時端其首拱此心也峙其背直此心也瞑目視此心也閉耳聽此心也謹呼吸息此心也兩手交護此心也兩足交據此心也皆所以整齊嚴肅而求其放心也如是而後可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如是而後可養出端倪如是而後稱善學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愚則曰人之患在恥爲人弟子
陳惕龍曰朱子本義太淺略非也程傳深矣故本義以淺出之若又加深焉則涉於晦程傳詳矣故本義以略出之若又加詳焉則涉於煩淺以翼深略以翼詳正善用易者也
陽明先生倡良知之學有功於學者甚大但致知之說昉自孔子良知之說昉自孟子陽明於孔孟之說引而伸之足矣而乃處處牽合到良知上其痛快醒發處固多其穿鑿附會處亦不少矣
學易者博以程傳約以本義亦可以弗畔矣夫
荀子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王子曰昔人之尊信楊墨猶今人之尊信晦翁也其語有以異乎歐陽子

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蘇子曰何時打破敬字其語有以異乎一則誣揑聖賢大功德一則斷滅聖賢眞種子以法律之厥罪維均

與於書立於春秋成於易

古之人格物而已無所謂讀書也今之人非讀書則無由格物古之人主敬而已無所謂靜坐也今之人非靜坐則無由主敬

以理學言之顏曾思孟而後畢竟以晦翁爲第一人若程明道程伊川豈得過分優劣然而集儒者大成則有專屬焉以勳業言之稷契周召而後畢竟以孔明爲第一人若張子房郭子儀豈得過分優劣然而稱儒者氣象則有專屬焉

朱子學似顏子而功過之功似孟子而學過之聖門之中行也子靜進取其學其功當在子游子貢之間豈能與曾子相頡頏乎陽明之徒直以接孟氏而朱子不與焉噫誣也甚矣

海剛峯述陽明之言曰今人尊信晦菴猶昔人之尊信楊墨也噫此非陽明之言也如其言陽明不得入廟矣

由存養言之外之不能謹言內之不能求放心由應接言之內之不能順親外之不能信友四病不除終淪禽獸

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書便須有集註有四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錄有近思錄便

須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爲終始。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卻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卻在近思錄。蔡虛齋云。欲爲一世經綸手。須讀數編緊要書。余繼之云。欲承千聖絕學後。只讀數編緊要書。若數書者。其盡之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噫。孟子而後。知春秋者。程子而已。程子而後。知春秋者。胡子而已。胡傳行而三傳廢。制科家列學宮以之取士。幾於家傳而戶誦矣。然其不知春秋也益甚。噫。胡子而後。知春秋者其誰哉。

吾道有三縱。堯舜時如日始旦。一縱也。孔孟時如日中天。二縱也。程朱時如日重明。三縱也。凡此三縱皆天也。學道者不可以不知。

讀近思錄。其辭和以謫。其氣粹以穆。其理明以備。躍然會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此爲二傳未出之先言也。今既有胡傳。繼程傳而作。說的恁地分曉。豈必理明義精。而後可學哉。讀者但能信的過。覺的津津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綱目祖春秋。憲章史鑑。非理明義精。未易學也。

傳習錄病痛多。熟讀近思錄。當自見得。

定其心而後語。則無輕浮躁急之病。

做箇君子。定要喫虧。做箇小人。定要占便宜。喫虧的。做了君子。卻是便宜。便宜的。做了小人。卻是喫虧。如

今涉世。或當局。或旁觀。卻要分明此意。

范定輿勉無玷姚子曰。讀不見書。作驚人語。余則曰。讀共見書。作醒人語。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非人所共見乎。語不驚人死不休。則爲文人墨士而已。孔孟程朱。其語何坦易而明白也。

每思聖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一語。增多少愧慚。無已就是先言其行。而後從之也罷了。由今看來。卻都是先言其行。而不從之。愧慚當何如也。

對人而不審其言。出言而不審其心。非所以爲學也。

今日治心。且從夢寐治起。此處大段不清楚。以是放其心而不知求。

理學莫精於文清。而忠憲過之。蓋才勝也。文章莫妙於文成。而忠憲過之。蓋學勝也。

陳惕龍謂陽明爲本朝第一人。又曰。爲第一才人。非第一學人也。然則第一學人。惟梁溪先生當之。

自古稱中心悅而誠服者。莫如七十子之於孔子。至其所以悅所以服。余亦不得而知也。邇來得高子遺書。朝夕諷誦。吾悅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悅。但覺天下之賞心者。更無可以踰此也。吾服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服。但覺天下之傾心者。更無可以踰此也。然後知七十子之服孔子。亦若是焉則已矣。

二氏言靜。吾儒亦言靜。但二氏離動以爲靜。吾儒卽動是靜。故曰。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非物也。二氏言無。吾儒亦言無。但二氏離有以爲無。而吾儒則有若無。故有物有則之民彝。卽無聲無臭之天載。二之則不是。二氏言虛。吾儒亦言虛。但二氏離實以爲虛。而吾儒則實若虛。故萬物皆備之大用。卽一物不容

之本體。二之則不是此毫釐千里之辨也。

伏羲之易畫也。文王彖之。彖者。斷易之畫也。然而進乎畫之義也。文王之易彖也。周公爻之。爻者。效文之彖也。然而進乎彖之義也。至孔子十翼。所以翼畫也。所以翼彖也。所以翼爻也。然而三聖之義。於是乎始有著解處矣。高子曰。非孔子而吾烏知易之所語何語哉。五經註於諸儒。易註於孔子。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矣。至哉言乎。此周易孔義之所以作也。余且從程傳求之。以程傳視孔翼。規模氣象。固有大聖大賢之分。要之程之義。無一非孔之義也。高子曰。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愚謂學易者、明程子之易而孔易其庶乎。庶乎孔易義。則庶乎可與言易矣。

未聞道之先。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入處。如何聞得道。既聞道之後。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守法。如何算得聞道。

要做人須是存心。心不存則爲庶民去之之人矣。要存心須是讀書。書不讀。則心爲莫知其鄉之心矣。要讀書須是靜坐。不靜坐。則其讀書也。爲出口入耳云爾。要靜坐。須是無欲。欲不無。則其靜坐也。爲形寂神馳云爾。然則做人者。當自無欲始。

吉凶不外乎善與惡。善者吉。惡者凶。善惡不外乎是與非。是者善。非者惡。是非不外乎義與利。義者是。利者非。此當隨事隨物而精察之。若念慮之萌。言論之法。事爲之著。渾是義而不染於利。則有是而無非矣。有是而無非。則有善而無惡矣。有善而無惡。則有吉而無凶矣。我輩所以事人者在此。所以事天者亦在

此.

易曰.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後人以爲趨利避害.失之遠矣.

文清曰.程朱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修有序.象山直指本心.陽明首揭良知.皆以頓悟直捷爲事.而不復斤斤進修之序.豈所語於孔孟之傳哉.

虞廷十六字.吾道大開闢也.禹、湯、文、武.皆踐履此十六字.而筆之爲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孔子.集大成而一一表章之.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若夫顏、曾、思、孟.則又孔子之孝子順孫.克家而纘其緒者也.故生孔子之後者.宜用守元公太極圖.吾道一大開闢也.洛中之二程.關中之張.皆踐履此一圖.而筆之爲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朱子集大成.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若夫江西、餘姚.則又朱子之敵國外患.入室而操其戈者也.故生朱子之後者.宜用攻.

由孔子而後千餘年.大學、中庸.雜在戴記中.兩論七篇.混入子書內.學者但作文字觀云爾.及二程出.然後彙輯訂正.列爲四書.朱子又纘承二程之志.一字一句.示之指南.名曰集註.使天下萬世.資之如菽粟.一日不食則饑.資之如布帛.一日不衣則寒.此程朱之功.所以上追孔孟也.非然者.雖有菽粟.與稊稗同.誰知其可食哉.雖有布帛.與蘆葦同.誰知其可衣哉.今且人人食之.人人衣之.莫不從此求溫飽矣.然在童子.不過資之以補諸生.在諸生.不過資之以舉孝廉.在孝廉、不過資之以躋南宮.富貴之溫飽.豈道德之溫飽哉.日食菽粟而不知其味也.日衣布帛而不知其色也.惜哉.辜負聖賢矣.

文清謂堯舜爲乾道。禹爲坤道。蓋據書辭曰欽明曰重華曰祇承三言分之也。余意以堯舜言之。則堯爲乾。舜爲坤。及舜受堯禪。則舜又爲乾矣。大抵堯舜爲乾。禹爲坤。及禹受舜禪。則禹又爲乾矣。大抵堯舜禹三聖。皆合乾坤之道也。皆以自強不息之功。而博施厚德以載物。分乾分坤。或恐未然。

盡性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復性者斯可矣。復性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知性者斯可矣。知性而後性乃可復也。復性而後性乃可盡也。豈曰絕無其人哉。聊勗已耳。

文清稱眞儒之不雜凡四。曰心曰行。實曰事業。曰文詞。是也。愚謂行實、事業、文詞。皆本於心。心不雜則滿腔天理。渾然滿然、發諸外者。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又何雜焉。

文清極力推韓子。竊意韓子光明俊偉。自是千四百年間一大人物。然以語於四者之不雜。則未也。唯是舍其瑕。取其瑜。則聖賢豪傑兩途。當有各擅其長者。但聖賢分數少。豪傑分數多。使得遊孔子之門。則聖賢分數。浮於豪傑矣。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看他是何等抱負。釋氏之徒。以爲師事大顚。謬誣甚矣。

孟子於陳仲子。略其小廉。責以大義。此春秋之法也。包則謂舉世趨利若鶩。有人焉。狷介清苦。不與世俗爲緣。如鳳凰之在鷄羣。此中流一柱也。曷可少乎。

不知其人。視其友。其友而廉靜勤愼也者。不問而知其爲端人矣。其友而貪冒逸豫也者。不問而知其爲匪人矣。

文清曰。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卽遏絕之。正心之學。一言以蔽之矣。又曰。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修身之學。一言以蔽之矣。

文清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卽非正學也。余謂不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非正學也。卽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而不學周、程、張、朱亦非正學也。陸、王一派。欲駕周、程、張、朱而上之。正耶否耶。

文清曰。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此以言乎釋老之學也。若俗學。則語物而遺理。語下而遺上矣。

道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舉世駭之笑之。抑思人而不學道可也。人而不學人可乎。人而駭人之學人。笑人之學人也。是尙可以爲人乎哉。

文清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余謂作詩務涵養性情。作文務根極性命。寫字務如程子之敬。非欲字好。只此是學。如此則詩也、文也、字也。皆在身心上用功。何必非本領工夫哉。

文清曰。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余謂道從心入。是有本之學。何也。心卽天也。

文清曰。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夫謀利計功。蓋指科舉之學言也。今之學者。舍科舉則無學矣。汝曹試思之。補諸生。薦賢書。成進士。與希賢、希聖、希天、孰愈。三希道德也。一世而千秋。三途富貴也。豈特不可以千秋哉。幷不可以一世矣。爲吾子弟者。愼無役役功利。而自外堯舜之道哉。

得小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四書。未有不解小學而能讀四書者也。不解小學而讀四書。只是舉業。得四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五經。未有不解四書而能讀五經者也。不解四書而讀五經。只是塵編。得五經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諸史。未有不解五經而能讀史者也。不解五經而讀諸史。只是玩物喪志。

文清明朝第一人。得力全在讀書一錄。玩錄中說讀書處。津津有味。眼裏看的。口裏念的。心裏想的。當身踐履的。那一時一刻。不凝注在書上。所以纔成了箇大儒。我輩無先生萬一之功。而欲幾先生萬一之業。其將能乎。

文清謂讀書。須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此二句最宜詳玩。何也。向事物上體貼。而不考驗身心。則涉於支離。考驗身心事物。而不反覆以用其極。究歸半上落下。此先生之言。所以渾全無蔽也。與

文清論爲學。於口耳文辭。諄諄致戒焉。竊謂學絕道喪而後。卽求口耳文辭之士。豈易得乎。若遇其人。且相率而從事焉。俟口耳博洽。文辭華贍。然後進求之。游泳乎其中。而神明乎其外。亦可以免於先生之戒矣。

文清曰。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此所謂敬以直內也。又曰。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此所謂義以方外也。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無出兩般工夫者矣。

古之學也道。今之學也藝。古之學也義。今之學也利。古之學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天爵修而人爵在其中矣。今之學者。讀書作文。以求夫官。終身役役人爵。又烏知天爵爲何物哉。

寫字最可驗心之存否。或差一字。或遺一字。或多一字。皆緣心不在而然。斷斷乎莫之或爽也。

志氣昏惰。肢體放逸。只緣不敬。敬則諸病皆無自而生矣。持己則敬與怠分。敬日新而怠日廢也。接物則敬與慢分。敬日謙而慢日倨也。

文清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遑恤其他。余謂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凡有所行。知盡吾天地之性而已。遑恤其他。

文清曰。凡聖賢之書。皆先知先覺。覺後知後覺之言。讀其書而無知覺可乎。先生之意。蓋謂讀聖賢書。而徒爲口耳詞章之學。與冥然無知覺者等耳。

文清曰。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此五者。缺一不可也。然而有其序焉。未有不讀正書。而能明正理者也。未有不明正理。而能親正人者也。未有不親正人。而能存正心者也。未有不存正心。而能行正事者也。實實體驗。當自見的。

文清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然則耳不聰。目不明。是有耳目之物。而無聰明之則矣。手不恭。足不重。是有手足之物。而無恭重之則矣。以此推之。百體皆然。人之威儀。亦何可以不嚴整乎

哉。

文清曰。萬事敬則吉。怠則凶。此卽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二語而約以出之也。又曰。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此卽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二語而詳以出之也。要其立言之旨。則無少異耳。我輩操心。其可以不趨吉避凶也與哉。我輩持己。其可以不崇德去惡也與哉。

文清曰。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求順天。余謂自頂以及踵。皆親之所與。但求不忝吾親而已。自頂以及踵。皆君之所與。但求不負吾君而已。何也。親也。君也。皆天也。

或謂詩不李杜。非詩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三百焉。李杜咋舌矣。或謂文不蘇韓。非文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四子五經焉。蘇韓閣筆矣。或謂字不鍾王。非書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程朱。卽此是學焉。鍾王束手矣。此吾所謂古今三絕也。異乎詩人、文人、及善書者所謂三絕矣。

詩必李杜乎。不李杜自有詩。文必蘇韓乎。不蘇韓自有文。書必鍾王乎。不鍾王自有書。若夫學不可不程朱也。不程朱更無學矣。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詩。學之可以嗣響三百。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文。學之可以媲美六經。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書。學之可以纘千聖相傳之敬。而點畫皆心學矣。又何必李、杜、蘇、韓、鍾、王哉。

文清曰。天道公而自然。不爲何而春夏生物。不爲何而秋冬成物。天其無爲乎。又曰。人道公而自然。不爲何而行仁義。不爲何而行禮智。人其無爲乎。余以爲天道人道。皆有爲也。天何爲哉。爲人也。天不爲人之

性而賦命。則人類滅矣。人何爲哉。爲天也。人不爲天之命而盡性。則天德亡矣。天人交相爲。以成其公。又何不自然之有。

爲人謀而忠。智也。與朋友交而信。仁也。傳而習。勇也。曾子三省。其卽中庸之三達德乎。

文清曰。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竊嘗三復斯言。誰非先人遺體。誰是一日可忘先人者。

文清曰。只順理。便是道。此以仁義禮智渾言也。詳言之。只守理。便是仁。合理便是義。循理便是禮。明理便是智。總之。則一順理而已。是仁義禮智。便是道也。

文清曰。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功。心志言動。是四件功夫。每日省察。心如何存。志如何立。出何言語。作何舉動。件件都求過得去。斯可免於輕與惰矣。

易曰洗心。書曰制心。詩云小心。孔曰正心。孟曰存心。曰養心。聖賢之書。勤勤懇懇。皆以保護此心也。心之所以不能保護者。豈有他哉。私欲害之耳。降伏私欲。使不得干吾靈府。曰制心。然非翼翼然以上帝爲鑒臨。心其可得而制乎。是故小其心。所以制之也。制其心。所以洗之也。洗其心。所以存之也。存其心。所以養之也。養其心。所以正之也。心至正。則惟精惟一。直與上帝合符矣。

心之變幻雖多端。大約不出天理人欲二者而已。爲天理之心則高峻。爲人欲之心則卑陋。爲天理之心則廣大。爲人欲之心則狹小。爲天理之心則光明。爲人欲之心則暗昧。爲天理之心則潔淨。爲人欲之心則汚穢。爲天理之心則端正。爲人欲之心則邪僻。爲天理之心則專一。爲人欲之心則雜擾。爲天理之心

則寬厚。爲人欲之心則刻薄。爲天理之心則細密。爲人欲之心則粗疎。爲天理之心則深沈。爲人欲之心則淺露。爲天理之心則公平。爲人欲之心則偏私。爲天理之心則坦易。爲人欲之心則艱險。爲天理之心則舒緩。爲人欲之心則急躁。爲天理之心則謙和。爲人欲之心則倨侮。爲天理之心則退讓。爲人欲之心則矜伐。凡此數者。出於此則入乎彼。如影隨形。如響應聲。不可不察也。

道者。仁義禮智之綱也。仁義禮智。道之目也。

文淸曰。仁義禮智之性有未盡。卽拂乎天命。而自絕於天矣。可畏哉。

文淸曰。盪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三者雖並言之。要以盪滌私邪爲主。蓋盪滌私邪。然後心性可得而存。養容節可得而端謹也。

文淸曰。常主靜物來應之。所謂役物而不役於物也。

文淸曰。盪滌無一毫之私累。正易所謂洗心也。

文成之才大於文淸。文淸之學正於文成。尙論者固不可以其才之大而掩其學之正也。

陽明之徒。推道學首白沙而不及文淸。蓋自爲地也。

天道流行。有一息間斷。便不成造化。人道邁往。有一息間斷。便不成性學。

天道所以無間斷。以其有元亨利貞四德也。人道所以無懈弛。以其有仁義禮智四德也。聖人法天而立道。豈非法天之元亨利貞。而以仁義禮智立之哉。學道者。求天人合德焉可矣。

天有元亨利貞。我有仁義禮智。天有日月星辰。我有耳目手足。天有風雲雷雨。我有喜怒哀樂。吾何歉乎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以歎學之不講。貿貿迷途者然也。余則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道者。衆也。以歎學之徒講。役役空文者然也。孟子歎人。余自歎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三者。學人之通病也。余則不戒正助而獨戒忘。何也。正助俱勿忘以後事。心既忘矣。又何有於正。又何有於助長。是故集義之事。必以勿忘爲主。曰勿忘。便有疾徐中節之意。而可以免於正助矣。先正云。晝觀諸妻子。夜觀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余謂妻子工夫。須從言語做起。每日稱引聖賢。莫雜以閒言妄語。則不愧妻子矣。夢寐工夫。全從思慮做起。每夜寤寐聖賢。而不雜以閑思妄想。則不愧夢寐矣。學道者。何可以不從事於斯也。

爲學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者何。愼言語。肅威儀。正思慮。是也。坐臥問心焉。行往問心焉。飲食問心焉。語默問心。寤寐問心焉。一不問。則背而馳。莫知所之矣。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可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學者以天爲體。則無遺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矣。以仁爲體。則無遺事。而萬事各得其宜矣。

文淸曰。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矣。我輩所以學聖人而未能者。只是不誠。至誠者。聖人也。思誠者。賢人也。不誠只是庸衆。

朱子曰至精之理於至粗之物上見。竊意理曰至精形而上之道也。物曰至粗形而下之器也。理從物上見道從器上見朱子之言蓋本孔子也。

文清之學得力在一性字。梁溪亦然。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之謂不言而忠信者。然後言忠信矣。此之謂不行而篤敬者。然後行篤敬矣。故曰夫然後行。若徒在言時求忠信。恐其信也有未必忠者矣。若徒在行時求篤敬。恐其敬也有未必篤者矣。其何以行之哉。

天下無理外之物。天下無性外之理。天下無心外之性。心存則性復矣。性復而理得矣。理得而天地萬物一以貫之矣。

物必有當然處。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謂之道。道與理。只是一箇。同體而異名也。今與人言理。卽庸衆者習而安之。若與人言道。雖高明者。駭而走焉。何惑之甚也。

有一箇物。卽有一箇物的來歷。便是理。遇一箇物。須審那一物的來歷。便是窮理。窮理者。格物也。

文清曰。於聖人言理處。當各隨其旨。而知其所以異。言一本萬殊也。又曰。當旁通其意。而知其所以同。言萬殊一本也。

知止之所在。而堅守勿失爲知。此卽知行合一之學。

作事不合宜。便有惻然不安之心。仁也。不安其不合宜者。而安其合宜者。義亦在其中矣。

文清曰。時中似義字。余謂無我似仁字。

有形有象者物也。不亦顯乎。無聲無臭者理也。不亦微乎。即顯即微。有間乎。無間乎。寂然不動者體也。而用具焉。感而遂通者用也。而體行焉。即體即用。一源乎。不一源乎。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爲是語也。無物不有。純備之體也。反之吾身。卻有物不有。其何以言體。無時不然。流行之用也。反之吾身。卻有時不然。其何以言用。體用兩虧。枉卻天命之性矣。

曹月川曰。顏子之樂。顏子之仁也。以其三月不違仁知之。余意顏子之樂。顏子之禮也。以其非禮勿視、聽、言、動、知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皆禮。仰不愧。俯不怍。心廣而體胖。樂在其中矣。然則克己復禮。樂之工夫。樂者。克己復禮之受用也。克己復禮爲仁。謂顏子之樂。即顏子之仁。亦可矣。

爲子不能盡子道。爲臣不能盡臣道。爲父不能盡父道。爲夫不能盡夫道。吾何以立於世哉。

文清曰。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見好善惡惡之一端。余謂陽不必皆善。陰不必皆惡。要在人有以調劑之。

文清曰。忠信積久而後效見。吾人一念忠信。遂欲責效。不亦惑乎。

文清曰。知道則自簡。包曰。知道則自靜。

文清曰。靜可以制動。包曰。簡可以御煩。

文清曰。愈日新。愈日高。包曰。愈日強。愈日明。

文清曰無行可悔則德進矣包曰悔而能改則德進矣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文清曰萬物猶可以力爲只此理非力所及余意未必然朱子言窮理之功而要以一言曰至於用力之久夫用力所以窮理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理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之何不可幾及也雖善其至乎理爾力也其中乎理非爾力也以言乎其中之者卽謂此理非力所及亦可矣一本耳而千態萬狀生生不窮者萬殊也萬殊耳而函陰負陽箇箇還元者一本也

文清曰不敢有邪心漸進於誠包曰不敢有僞心漸進於正

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學聖人之四目也包不自揣益一目曰非禮勿思

吾性本善吾習得無有不善者與日日省察所習不愼則所性不存矣所性不存是違命也違命是逆天也逆天之人天其我容乎天命之謂性是我身上第一件事念之哉天地之道健順而已不健不順成不得乾坤生人之道忠孝而已不忠不孝成不得世界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得力在不見上雖見可欲使心不亂得力直在心上矣見可欲而不亂之心與不見可欲而不亂之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仁者見天地之心乃可以濟天下之難智者合日月之明乃可以辨天下之惑勇者象風雷之震乃可以除天下之患

存心之謂仁利物之謂義居敬之謂禮窮理之謂智立誠之謂信逐日省察五者缺其一則人道虧矣不

存心則放。不利物則刻。不居敬則慢。不窮理則蔽。不立誠則詐。五善去而五惡隨之。可不愼與。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形也。而仁義禮智信之性。已該載於其中矣。盡仁義禮智信之性。然後可以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卽物卽則。卽器卽道也。二之則不是。

日來覺得心性工夫。其要只在養氣。氣不調攝。則志意懈怠。言語粗疎。舉動躁妄。無一而可。今而後晝夜間。須兢兢提調之。

今日出門。又妄發數語。可恨可羞。

四子書。天下所家傳而戶誦也。然而知其意者或寡矣。知其意。則希賢、希聖、希天、取諸此而足也。知其意。則出世、經世、傳世、取諸此而足也。小學所以培其根也。五經所以植其幹也。近思錄所以發其英華。而廿一史所以暢茂其枝葉也。凡古今所垂諸簡册者。皆可以此書貫通而匯歸之也。故曰。四書不可一日不讀。

浮屠老聃。其學亦云精矣。彼亦何嘗不言仁義禮智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有缺典故也。所以謂之異端。漢祖唐宗。其治亦云偉矣。彼亦何嘗不行仁義禮智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有慙德故也。所以謂之雜霸。文清曰。三綱五常。爲學爲治之本。余謂三綱又五常之本也。

視聽言動。發而皆中節。謂之禮。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樂。禮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樂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則一身與天地同節。一心與天地同和矣。是故三代以前。禮樂之制作。在唐、虞、殷、周三代以後。禮樂之制作。在鄒、魯、洛、閩、涇陽先生。微有駁雜。而大段則痛快之極。少墟先生。微有沾滯。而大段則醇正之極。若夫極其痛快。而無少駁雜。極其醇正。而無少沾滯。其惟景逸先生乎。

孔子之道。天下萬世所共由也。使非顏、曾、思、孟羽翼於前。天下萬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使非周、程、張、朱、表章於後。天下萬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然則孔子之道。得此九人者。而後曉然於天下萬世。若曰。吾自有捷徑。而不必於周、程、張、朱也。吾不知周、程、張、朱。而外。豈別有所謂顏、曾、思、孟乎。吾不知顏、曾、思、孟。而外。豈別有所謂孔子乎。入手一差。到底無得手處。學者愼之。

焦弱侯以程朱爲保殘守陋。抑思程朱所保而守之者。六經四子也。六經四子。殘耶陋耶。充其意不殘不陋。必如佛老之虛無而後可。

趙普、呂夷簡、功成勳立。名垂史册。予獨目之爲小人。誅其心也。李固、杜喬、身死家滅。禍流宗社。而予獨推之爲君子。矜其志也。

少陵詩云。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此語與韓退之歎一飽之無時句正同。嗟乎。杜聖於詩。韓聖於文。皆讀書破萬卷者。而辭氣萎卑如此。病坐不知學耳。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

少陵詩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此詩最占地步。及聞其所以致此者。則揚雄之賦。子建之詩。李邕、王

翰之比鄰而已。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子輿氏所謂緣木求魚者非歟。蘇長公長於五經。煞有功夫。亦有見地。文章諸大家皆不及也。只是大段穿鑿且纖巧耳。使當年北面伊川。如楊龜山、游定夫、諸公所造皆過之矣。

讀易而不知程傳之妙。不可以言易。讀春秋而不知胡傳之妙。不可以言春秋。猶之讀四書而不知集註之妙。不可以言四書也。

呂涇野崇奉二程。書必冠帶讀之。可謂深知程子矣。乃於朱子獨不然。擬之橫渠而以爲未也。擬之和靖而以爲未也。豈不誣甚矣乎。知程而不知朱。吾不謂之知程也。顧涇陽乃弟在儀部時。擬疏請朱子配享孔子。可謂深知朱子矣。乃於程子獨不然。援濂溪爲例而不得也。援文中子爲例而亦不得也。豈不誣甚矣乎。知朱而不知程。吾不謂之知朱也。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有孔子以來。未有四書也。自有四書以來。未有集註也。天下後世。知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矣。而不知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矣。而不知集註爲生民未有之註也。至矣哉。不悟四書之妙。不可與言集註。不悟集註之妙。亦不可與言四書。吾惟終身服膺焉而已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潛室劄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刁包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